



榿木千年

■谭浩泉

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境内有个神奇的九龙井。这里有一大片原始榿木林，榿木林中有九个泉眼冒水，且长流不息，源源不断，从来都未曾干涸。九龙井因此而得名。

榿木，有过乡村生活经历的人一定见过，但不一定叫得出名字。它是一种灌木，有时为小乔木，多分枝，小枝有星毛。叶革质，卵形。主要有三种用途，做柴烧、做扎柴禾的捆条、供药用，根及叶用于止血、跌打损伤，有去瘀生新功效。榿木又叫鸡毛柳、榿花、纸末花、刺木花、桎木柴、榿木柴、榿柴。福建叫极夹古、清明花，安徽叫结结满，湖南江西叫鸡寄、鱼骨勒，浙江叫茧漆、坚漆、刺漆，广东叫知微木、白花树，四川叫锯子条、具木枒，广西叫鱼骨柴，江苏叫满山白、金梨漆、金钱漆。同一种植物，有这么多名字，可见分布之广，乡民打交道之多！

但江华这片榿木却不再是低矮的灌木，而是长成了乔木，还不是一棵、几棵，共达 174 棵，生生长成了林！这片神奇的原始榿木林，可称“天下一绝”。面积 20 余亩的古榿木，形状奇特，平均树龄达 500 多年！是我国不可多得的原始次森林。榿木这种植物成长速度非常缓慢，也长了很大，难怪这里留下了很多传说。有说是远古时代的九条龙修道成仙，从此升天而留下了九处现仍旧冒水的泉眼；有说是榿木林就是仙人所植，不然哪

会长成乔木呢？

徜徉于当今世界上这片绝无仅有的原始榿木林，榿木每一株都造型独特，用扭扭曲曲的生长和满身的沧桑伤痕见证着生命成长过程中经历的风雨雪霜！长得很矮的榿木树，在外地都被老百姓当柴砍了回去烧饭。但这里的榿木树，由于当地老百姓的爱护，生长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确实十分罕见！其中最大的一株白榿木树胸径 48 厘米，高 12 米，高寿长达 2500 年！

站在森林里，放眼望去，榿木树占据了整个原始林中大多数，榿木树歪歪扭扭的身子，盘曲而上，树枝蔓蔓延延，相互交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却又不相互影响。有些树像久别重逢的亲人紧紧相拥，难分彼此；有的像情深似海的恋人在亲吻；有的像恩爱无比的夫妻交颈而眠；有的像后生小伙扶着百岁老人漫步；有的似喝醉酒的老人；有的像一支修长的玉手；有的像身段婀娜多姿的少女；而脚下，到处都是拱土而出的树根，好像是专门为游客设计的休息凳；树冠到了上面又渐渐交合一体。姿态各异的榿木树每一处都是形状不一的一钵盆景，那么精致，那么耐人寻味，令人浮想联翩，惊叹不已！

在群落的中央有一株 900 年的古樟，胸径十多人合抱，高达二十多米，根系发达，盘根错节。还有几棵 100 年以上

的枫树，也都参天揽云有二十几米高。榿木或佝偻着腰、或深弯着背，或骨瘦如柴、或缩手缩脚，或千疮百孔，或空心烂枝，虽也生活了几百上千年，见过唐宋明月，见过明清风云，却粗细不及相邻生长 100 年枫树的五分之一，不及生长 900 年樟树的十分之一，哪及邻里们高大挺拔、英俊潇洒的百分之一！是人，凭其资历资格资本，一比，早就气坏了；做树，不比，平平常常就活了几百年。它可能觉得，长成乔木够幸运了，活着，真好！它还觉得，没被烧成炭，能够在乔木的世界葳蕤，真好！它甚至学会了哲学的辩证思维：世上事物，大小从来都是相对的！你说你人够大吧，与蚂蚁比当然是，与大象比呢？与鲸鱼比呢？地球够大了，我们都望不到边，但在浩瀚的宇宙中，它不过一粒微尘！当官发财名望地位等一切莫不如此。你“有”什么，远远不如你“是”什么重要。今有一些人近乎疯狂地不顾一切追求“有”什么，腰身要比人“粗”，杆子要比人硬，车子要比人好，房子要比人宽，存款要比人多。宁愿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此“三高”，也不要兴趣高雅、道德高尚、人格高贵彼“三高”。从来不静下心来想想自己“是”什么。最后可能弄到什么都“有”了，什么都“不是”，得不到生命的自在，还是一无所

有！不这样想，榿木哪会活成榿木林抵达千年？！早在一两年内就成烧饭的柴火或做扎柴禾的捆条了！

念 想

■宁朝华

家乡的小镇上有一种小吃，叫做“猪腰子”，其实并不是猪身上的部件，而是外形如同猪肾的一种油炸面食。厚实的面粉裹着浓稠的红糖，经油炸之后呈灿灿的金黄色，散发出特别温暖而亲切的香味，成了我这个年纪的人儿时味蕾上一道美好的印记。也自然而然地，成了多年后远离故土的游子一种经久不息的念想，从舌尖直到心头，历经时光的打磨而愈发清晰。

同学群里，总会有人时不时地提及“猪腰子”，马上就会引来一连串大流口水的表情。接下来，那些尘封的过往像蓄积已久的水库开闸了一般，在热烈的讨论中随文字和表情倾泻出来。甚至，有人偶尔回一趟老家，还会专程跑到镇上的某家小店，郑重其事地拍上几张“猪腰子”的照片发到群里，点燃群里的热烈气氛。隔着二十几载光阴的陈年旧事，依然会在“猪腰子”的牵引之下悉数登场，历历在目。而那些睽违多年、面孔日益沧桑与模糊的同学，依然会因为诸如“猪腰子”的一些物事而始终保持着适度的亲密。

想必许多人和我一样，内心深处一直存的对“猪腰子”一样的小小事物一份真挚的念想。因为这份念想，我们对故乡始终保持着深沉的依恋。这种依恋，无论岁月多么锋利，也不会被割断。

相比于对小事物的念想，对一个人

的念想就显得更加真实，更加深刻。一生中总会有这样的时刻，无论风多么凛冽，雨多么疏狂，因念及一个人，脚步总会坚定地奔向对方所在的角落。甚至，哪怕历尽磨难命悬一线，因为对一个人的念念不忘，心中那股活下去的勇气就一定存在。有时候什么都不图，只因为念着的人还在这个世上，就算相隔天远地远，就算相见不再相识，也要无所怨悔地熬下去等下去。在别人看来是无尽的悲哀与苍凉，而对于一个心有念想的人而言，却是一种满足和幸福。

记得几年前看张艺谋的电影《归来》，将结局当成了悲剧。才华横溢的陆焉识教授与妻子冯婉喻年轻时伉俪情深，但好景不长，一身书生气的陆焉识很快遭受了文革带来的迫害，被发配到西北当劳改犯，与妻子一别二十几年。因为对彼此的念想，他们在漫长的光阴里各自盼归，丈夫熬白了头，妻子在受伤患病之后忘了丈夫的相貌，却又在每个月的五号一次又一次去火车站举着写有“陆焉识”三个字的牌子，等待丈夫归来。二十几年后团聚，妻子已不能将丈夫认出，丈夫费尽了心思，终成一番徒劳。最后的结局是，陆焉识不得不陪着冯婉喻在每个月五号去火车站，等待“陆焉识”归来。白发苍苍的他们，最后要在等待彼此归来的周折循环中，度过余生。

其实，这样的结局未必就是悲剧，因为念想还在，因为各自念想的人也还在。尽管咫尺如同天涯，但又因彼此相同的念想和同频的心跳，天涯不过咫尺。对于剧中人而言，这何尝不是带着几分缺憾之美的幸福结局。

所以，请珍惜心中的念想，珍惜所念想的人安然还在的当下，更要珍惜的是，自己成为所念想的那个人心中的一份念想。几年前央视播放过一则真人真事改编的公益广告，画面中一位记忆模糊的老迈父亲，听到门外忘带钥匙的儿子的叫门声，眼神迷离地看着手中儿子的照片，确认再确认，站起来又坐下。这时候儿子的旁白响起“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爸爸的记性越来越差，冰箱在哪儿，厕所在哪儿，刚刚做过的事情他都忘记了”。接着镜头慢慢转到孩子带着父亲外出吃饭，在坐的还有其他人。在儿子和客人诧异的目光中，父亲颤颤巍巍地拿起盘子里剩下的几个饺子装进口袋，儿子略带尴尬的擦拭父亲的手，老人这时候却平静地说着“这是留给我儿子的，我儿子最爱吃这个”。

他连自己都忘记了，但没有忘记他最爱的儿子。或许有一天，我们也要面对这样的父亲或母亲，或许有一天，我们也要成为这样的父亲或母亲。因为一份念想，我们恋恋难舍，且无所畏惧。

秋联五题

■陈学阳

相市秋色

碧水茶山秋色满；丹霞宝塔夜光幽。

官塘秋露

四面秋山固古塔；一江滢濛绕新村。

直壁秋收

万壑流金，寨寨欣圆丰产梦；
千筐浸廩，家家笑启小康镰。

茶山秋韵

晨晖淡淡窥红果；蕊色皑皑靓僻乡。

沿江秋意

塔影映官塘，数朵闲云追野鹤；
霞光萦水埠，一弯素舸逆金风。

银杏叶又黄

■吴衡云

汪曾祺老先生曾说：“人活着，总要爱点什么”。我平生喜欢跋山涉水，最爱做的事情是：春来观花开，秋到赏叶黄。

我有幸生活在南岳山脚下，早与这座山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是最近几年，走遍了南岳山上每条古道，也涉足了许多无名的山头。哪里花最早欣欣然地张开了眼睛，哪里的叶争先恐后地染黄变红，早已在脑海定格成了美丽画面。所以当许多人正翘首以待福严寺的银杏叶斑斓成诗，飘落如画的时候，这样的美景我们今天已在磨镜台“一睹为快”了。

磨镜台的银杏树既不成林，亦不成片，只是连成线的三棵。它们没有路边站成风景，而是隐藏在路边山头寺的后面。所以知道的人寥寥无几。前年我们首次见得它们的“真容”。但去的不是时候，只有零星的几片黄叶缀在光秃秃的枝头不曾落下。今天再来，看到的却是满树彩蝶，满地金黄。

我有落叶“情结”，喜欢踩在上面听它们“咯吱咯吱”的低吟浅唱。但今天天阴，山上薄雾弥漫，所以踩在银杏叶上是软绵绵的温柔。因为少有人来，这里安宁静谧，这一地金黄就成了我们独享的世界。于是我们在金黄的“地毯”上时而席地而坐，时而萧然而卧。我小心捡起一片落叶仔细端详，看着那清晰的叶脉，我真想问问它是否也珍藏了一个浪漫的故事或是一次非凡的经历。

坐在银杏树下，我举着手机，时刻等待着树叶飘飘洒洒的动态画面。忽而一阵秋风拂过，头上簌簌作响，银杏叶正以千姿百态飘然落下。有的如扇坠儿独自摇曳，有的如彩蝶三两翩翩，更多的是像天女散花般飘逸自在，在我们眼前，它们舞出了一个金黄的童话。

三棵银杏树中，最大的一棵需要俩人才能合抱。我仔细看了看树牌，它在岁月的时空梯风沐雨已有 400 多年。它与它的俩个同伴，吸纳着风霜雨露，沐浴着四季光华，永不言弃地，在生长与枯萎的轮回中盘根错节，续接着永无穷尽的生命梦想。

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都如草木一般，都像植物一样，经过华年的青涩，经过盛年的茁壮，兜兜转转之后也就老了，枯了，以致败了。而我更愿意自己能像银杏一样站立在这个世上，即使饱受秋风寒霜，叶片依然是带有生命律动的金黄。就算将来离开树枝，叶片仍保持着那份飘逸和洒脱。